

陌上艾蒿香

□宫凤华

艾蒿和薄荷、菖蒲一样，丰富、内敛、灵性，充满着让人心安的意味。艾蒿有野菊的风姿，一袭青衫裹着清苦的靈魂，把内心的孤寂和深情裹紧。艾蒿如羞怯的村姑，静静地居于一隅，细细低语心事。

水墨氤氲，艾蒿总在不经意间齐嘟嘟地蹿上来，叶片碧绿脆嫩，阳面涂短柔毛，背披蛛丝状绒毛，身材修长，袅袅婷婷。茎叶似菊，像是挂了一层薄霜，灰白，疑是秋之蕴露。艾蒿，风神俊朗，绿得容颜沧桑，忘了开花结籽，笑对红尘往事。

常常见到柳条般俊逸的村妇挑起雪亮的镰刀，不疾不缓地从墙头地角割回一大抱艾

蒿。采艾的情形，颇有“柔条纷冉冉，落叶何翩翩。攘袖见素手，皓腕约金环”的风韵。青艾浓浓的清香，夹带着淡淡的苦涩，掺和着清嫩水草的腥气，扑人衣袂，二胡曲一样绵软、凄婉。

采回艾蒿，插在门楣上，能驱邪避邪。家家门楣、窗框都插上用菖蒲做的剑，用艾蒿做的旗。几束艾蒿和菖蒲插在盛有清水的瓶子里，作案头清供，小屋便弥漫着浓浓的田园诗情，心似艾叶般纯净悠远。

祖母常煮艾汁和黏面，蒸制粘糕，再佐以喷香的黄豆面，擀成薄薄的饼，卷起来，蘸糖汁，嚼起来，朵朵生香。艾

饼香在小巷里紫红不散，浸染了我们的童年时光。艾蒿煮鸡蛋是我们的挚爱，平淡的日子便也风生水起。晚风清凉，流水潺潺，梨树下摆开木桌，一盘青蚶，青团艾饼，青梅蚕豆，春水河鲜，周遭莺歌燕舞，青石板巷，浅饮慢酌，江南水乡的春意满溢而出，唤起绵绵乡愁，犹如一块块翠玉，玲珑剔透，幽幽地射出翡翠般的亮光。绿得明艳纯净，像采集了天地之光的幽邃之绿。围桌啃

嚼，清香满嘴，让味蕾盛开，让幸福肆意蔓延。木格窗外竹叶飒飒，椋花轻飏，柳笛清远，一丁便也风生水起。晚风清凉，流水潺潺，梨树下摆开木桌，一盘青蚶，青团艾饼，青梅蚕豆，春水河鲜，周遭莺歌燕舞，青石板巷，浅饮慢酌，江南水乡的春意满溢而出，唤起绵绵乡愁，犹如一块块翠玉，玲珑剔透，幽幽地射出翡翠般的亮光。绿得明艳纯净，像采集了天地之光的幽邃之绿。围桌啃

嚼，清香满嘴，让味蕾盛开，让幸福肆意蔓延。木格窗外竹叶飒飒，椋花轻飏，柳笛清远，一丁便也风生水起。晚风清凉，流水潺潺，梨树下摆开木桌，一盘青蚶，青团艾饼，青梅蚕豆，春水河鲜，周遭莺歌燕舞，青石板巷，浅饮慢酌，江南水乡的春意满溢而出，唤起绵绵乡愁，犹如一块块翠玉，玲珑剔透，幽幽地射出翡翠般的亮光。绿得明艳纯净，像采集了天地之光的幽邃之绿。围桌啃

年年山中客不同

□王大生

多年前，我游黄山，同行的诗人于二走累了，想半道上折回。他像一只泄气的皮球瘫坐路边石头上歇息，喘着气，抹着额上的汗，说，这山也没什么看头，除了松树，还是松树；除了石头，还是石头。

我们当然没有采纳诗人的意见。天都峰、莲花峰、光明顶、始信峰、玉屏峰……那年初夏，几个文学好友，峰回路转，山重水复。

我的家乡没有山，有的只是20多米高、挖河而垒的土墩。

盘点少年游，当年我在山中数石头。在山中数石头的人，都是山外汉，数来数去，只是凑热闹。黄山有儿几块有名的石头，是网红之石，石在云中，石在雾中，影影绰绰，水墨浸润。

黄山有七十二峰，三十六大峰，三十六小峰，我们当然不能将它们都数遍，只在几座山峰间数来数去，就像领略一种味道，浅尝辄止。

“梦笔生花”，是一块突兀之石，石顶尖上立着一棵松树，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鸟，把一棵松树跌落上面的石缝里，那棵树不偏不倚就长在石尖上，宛如文人的一支生花妙笔。

鲫鱼背，是一块峭削之石，我们小心翼翼，踩着它走过。想到有些人，如过江之鲫，游着游着，就游没，不见踪影，被别人忘记。

玉屏楼的夜晚，仰望四周合围的山峰，真的是在数石头。夜幕降临之下，那些高低起伏的石之轮廓，有的像少女，有的似少女，有的若一只松鼠，有的如一个人在拱手望“天都”。

石与石之间的相望，是亘古的凝望，永恒的守候，有望眼欲穿，望穿秋水之势。石头合围的山谷呢？是云之窝，那些一团一团，一片片的白云，若蘑菇，若羊马，若棉絮……就在山谷里孕育，在山谷里降生，游荡，升腾。

那次，于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写了一首小诗，“凝视一块石头/它们是什么/是凝固的冰川，或是海的一部分/什么时候来到这/粗陋地承受着风吹千万年/站成不变的姿势。”

在山中数石头，最好约上几个朋友，到那些名山去。读石，如读书，山的神韵，山的气度，山的纹理。

雁荡山有许多大石头，我喜欢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字。那些字，大的，小的；长的，方的；粗犷的，秀丽的；一笔一画的，龙飞凤舞的；含蓄古朴的，顶天立

小麦开花

□戚思翠

初夏，回乡看望病重的父亲。父亲硬撑着起来，他身着厚厚的棉衣，拄着拐杖，拒绝别人搀扶，颤颤巍巍地走出门外。在静谧的阳光里，父亲像一座古老的雕塑，静静地伫立在门口，久久凝视着左前方一片碧绿的小麦……倏然，父亲眼睛一亮，来了精神，苍老的脸变得异常灿烂。他兴奋地说：“小麦都开花了啊！”

小麦开花？父亲是“幽默”还是“糊涂”了？我暗吃一惊：小麦会开花吗？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！印象深刻的倒是麦田。冬去春来，大地复苏，休眠一冬的麦们忽地挺直了腰杆。风儿一吹，整个麦田便蠕动着千万条细浪的笑纹。“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花露重，草烟低，人家帘幕垂。秋千慵困解罗衣，画堂双燕栖。”小麦从返青到拔节这段时间不怕踩，麦田里土质松软，踩上去像踩在海绵上，十分舒适，总让人想起塞林格的《麦田守望者》。那时的我也曾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呢，在那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田里，恣意玩耍、奔跑、放风筝，累了就席地而坐，甚至倒头便睡，尽享春天之美……

“傻丫头，小麦当然开花呀，俗称‘扬花’。”接着，父亲又说，小麦播种后经过出苗、分蘖、返青、拔节、孕穗、抽穗、开花、灌浆至成熟，一共需240天左右才能收割。小麦的生长期长，它开花时间却极短，从开花到凋谢，不超过半小时。俗话说得好，风扬花，饱墒墒；雨扬花，秕瞎瞎！小麦扬花就要靠这大好天气！小麦扬花10天后便灌浆……父亲滔滔不绝。

看着病人膏肓的父亲忽然像没病似的，我的心一阵阵绞痛，偷偷吞咽泪水。父亲是肝癌晚期，医生说，活不过三个月。我完全能够理解父亲对农事的依恋与关切。“土地像父母，庄稼像孩子”，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队长的父亲，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，对土地和庄稼是多么不舍、多么依恋呀！要强父亲拄着拐杖，艰难地往麦田挪去。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，紧紧跟随父亲身后……

贴近碧浪似海的麦田，默默注视一株株丰满直立的麦穗，果然看到颗粒饱满碧绿晶莹的麦穗上，栩栩如生地爬满了白蚁，远看就像白色的小虫在兴高采烈地“聚会”。细一瞧，它们的造型十分优雅、别致：米粒样长，细线样细。单纯素净，纤细细腻，洁白无瑕，挨挨挤挤地点缀在绿珍珠似的麦粒间。一束束绿针似的麦芒，直直地刺向天空，俨然是它们的“保护神”。一片片薄薄的绿叶，更如一把把绿剑，相互牵携，守护着自己的家园。

我幡然醒悟：麦子的确是开花的呀。要不，范成大怎么会《四时田园杂兴》里说：“梅子金黄杏子肥，麦花雪白菜花稀。日长篱落无人过，唯有蜻蜓蛱蝶飞？”要不，白居易怎么会《村夜》里说“霜草苍苍虫切切，村南村北行人绝。独出门前望田野，月明荞麦花如雪？”猛一抬头，一股扑鼻的粽叶清香沁人肺腑！放眼望去，河岸芦苇，不知何时已高大蓬勃、密密匝匝了。父亲高兴说，现在的粽叶还太嫩，不能裹粽子，一裹就破。等麦半黄粽叶老了，结实了，那时裹粽子香！父亲说，他特别喜欢我裹的咸肉粽……我心里又是一阵刺痛：也许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吃粽子了！

回望父亲，恍然觉得父亲那张沧桑瘦削的脸，俨然如同一挂枯黄成熟的麦穗……举目四望，广袤的田野满眼是秀绿的小麦。不禁想起苏轼曾言：“麦子是大地最优秀、最典雅、最令人心动的庄稼。”诗人海子亦以麦子自比，深情吟唱：“泉水白白流淌，花儿为谁开放。永远是美丽受伤的麦子，吐着芬芳，站在山岗。”

麦子是人类生存的食粮，是大地母亲饱经考验的“孩子”，是农人最贴心的朋友。麦子是无怨无悔的农民的写照，一如吾父。



火花绚丽 李海波/摄

白蝶翩跹麦穗香

□李仙云

昨日与故乡的发小在微信中视频，一阵熟悉的“算黄算割”的鸣叫声，竟让我瞬间有梦回故乡之感，她把镜头一转，田畹里成熟的麦穗在阳光下映照下，像一片金色的海浪，这生我养我的土地，这一帧帧风吹麦浪农人忙碌的夏收景象，让我犹如置身“希望的田野上”。热情奔放的发小一脸喜悦，给我这个离乡已半个甲子的“游子”，做起了“现场直播”：“你可记得当年老师在芒种时带领我们拾麦穗，那句‘麦黄糜黄，绣女下田’，我们一起在田间高喊过，你穿着花裙子漂亮的塑料凉鞋，大人们又说你是塑料凉鞋，大人们又说你是塑料凉鞋，大人们又说你是塑料凉鞋……”

望着那沉甸甸颗粒饱满的麦穗，收割机“哒哒哒”的轰鸣声伴着发小的乡音，一点一滴惊醒了栖息于漫漶岁月深处的流年往事。儿时每到芒种收麦的日子，家乡的村落田垄就沸腾了，大人们天不亮就急慌慌握着镰刀赶往麦田，母亲说割麦就像“龙口夺食”，必须抢在大雨之前，若慢一步遭暴雨侵袭，对于农人那就是灭顶之灾。在那个食物紧缺的年代，一家人的口粮全仰仗这点收成。每每忆起那场

景，耳畔就响起那首歌“黑黝黝的铁脊梁，汗珠子滚太阳……”在烈日炙烤下大汗淋漓，有次我热得淌出鼻血，还是姐姐手脚麻利地从地头攥了把“刺角草”，揉碎塞入我的鼻孔才止了血。

那年拾麦穗的“囧”事，忆起就让我莞尔。清晨穿着姐姐做的花裙子，又把那双人夏时父亲从省城买的粉色塑料凉鞋，美滋滋地穿在脚上。一到学校，还没从同学们艳羡的目光中缓过神来，老师却突然宣布，今天停课去地里拾麦穗。一踏入麦地，硬硬的秸秆像针锥一样，一根根极不安分地透过凉鞋的空隙，扎入我的脚底，你方扎罢我登场，那感觉犹如过“针山”，让我举步维艰，好几次痛得呲牙咧嘴地揉脚。看到我的狼狈不堪，老师赶紧过来把他厚实的棉线手套，套在我的脚丫上。在烈日暴晒下弯腰弓背拾麦穗，麦芒刺在身上又扎又痒，我瞬间就懂了老师教的那首诗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。

就在我们热得嗓子冒烟时，地头传来“冰棍，凉凉的冰棍……”的叫卖声，我拉起发小的手，就往地

头奔，可她使劲掰开我的手，低声说：“我不去，我不爱吃。”望着她打满补丁的裤子，我恍然大悟，一路小跑把冒着冷气的冰棍悄悄塞给发小时，她的眼里噙满泪水。

“算黄算割……”突然被公园里布谷鸟清脆急促的鸣叫声唤醒，夏风徐徐伴着馥郁的花香气，抬眸细寻，不远处花圃里，洁白似雪的花儿缀满枝间，如白蝶翩跹芬芳四溢，难怪汪曾祺先生说“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……”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在赏花细语，老先生看上去温文儒雅：“那年芒种，我在你们村插队，插完秧，一身疲惫路过你家门口，看到你不在栀子花旁，人美花香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，没承想，咱俩真是‘栀子’之手，与之偕老……”

望着一对老人幸福慈祥的笑容，突然想到林清玄那句话：“芒种，多么美的名字。稻子的背负是芒种，麦穗的传承是芒种……”我想说，儿时伙伴爽朗的欢笑声是芒种，那朵朵如白蝶翩跹的栀子花是芒种，连那布谷声，骄阳下如撒了一潭碎金的潋潋湖水，也是芒种。

红丝草

□石毅

在一根红丝线的指引下，有条不紊地衍生出许多枝丫，点缀着无数星星绿意葱葱，光秃秃的土地上铺了一层红红绿绿的网状织锦。

这就是红丝草，家乡土地最寻常之物。

初遇红丝草，源于幼年在老汀河畔沙土地放牧。

秋天的沙地，放眼望去，满目葱茏——巴根草、拉拉秧、马唐草、龙葵、灯笼草、马泡……千姿百态，各显其能。在它们中间，有一种贴地而生的草质柔软，成为鸟雀幽会的栖息地，蜘蛛小虫们嬉戏的乐土。我虽叫不出它的名字，但它让我一见倾心。我喜欢裸脚站在这种松软的草毯上看鸟儿埋头吃草，看雪亮的老汀河过往的白帆与蟒蛇般的船队，看黑色的鸬鹚麻利地在水面钻进钻出，拉网的渔家收获满满的欣喜。我更爱喜欢在草毯上，看天空之城自由自在的流云，飞机拖着长长的尾巴从蓝天跑过，倾听秋虫在我的身旁吟吟低唱，让大鸟、玉米、马泡与我笼罩的芳香漫过我的身体，浸入我的骨头与心灵……

再次邂逅这种草，却是在病中。

夏天，因为乱吃东西，吃坏了肚子，一连几天的腹泻，几乎快要脱水。母亲不知从哪薅来这种草，洗净，煎熬，口服。看着我每次以大无畏的勇气饮下苦涩的草药，母亲总是哼着自编的歌谣为我祈祷：“红丝草，红丝草，红丝线熬成药，去邪气快又好，好了莫忘红丝草……”连续几日服用后，红丝草居然真的治愈了我的腹泻。

母亲说这种草叫血见愁，也叫红丝草，镰刀划破的伤口，揉碎敷上，马上就会止血。红丝草不仅可以治疗拉肚子，还可以治疗跌打肿痛，支气管炎，热毒，咳血……

从此，我与红丝草便有了不解之缘。

红丝草是灵动的草。在密密匝匝的巴根草丛林里，时常可见纤细的红丝草。它一改素日匍匐而行的走势，灵敏地穿越巴根草的间隙，以树的力量

霸气的夏天

□马亚伟

夏天的一切都是张扬而有气势的，真的是霸气侧漏，风光无限。有人评价辛弃疾的词说：稼轩词有霸气。而夏天就像一首豪放的稼轩词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

夏天有着统领一切的王者风范，有着强悍而无所畏惧的气度，富有震慑力和征服性。

霸气的夏天，热开始横扫千军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抵御。一个热字，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了，火热，炎热，酷热，燥热，溽热，好像任何词也不能准确表达出夏天那种热的威力。那种热，直接让人们想到火，因为真的是有被炙烤的感觉。如果你出门到了太阳底下，瞬间便会被强大的热浪滚

击。对，热浪，有滚滚滔滔的气势，有冲撞世界的力量。热浪汹涌中，你会觉得自己渺小成一枚树叶，只要能够呼吸就足够了。裸露的皮肤好像被灼伤一般，火辣辣的。“永日不可暮，炎蒸毒我肠。”热会一瞬间从皮肤渗透到心脏，你会觉得整个人都被征服了，有种赶紧逃出火海的欲望。可是，夏天的霸气甚至有些霸道，让你无处可逃。只要太阳还在你的头顶，你就逃不出的包围圈。很多人用防晒霜、防晒衣、遮阳伞来抵抗夏天这横冲直撞、肆无忌惮的热，不过这些措施根本就是蚍蜉撼大树。用不了几天，你会发现皮肤已经晒黑了。

霸气的夏天，绿呈现前所未有的张扬和狂妄的姿态。夏天的绿像一位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猛士，所到之处无不染上绿色的标志。绿色的版图不断扩张，直至全世界成了都成了绿色，连一个最小的角落都不放过。绿色气势汹汹，攻陷了田野森林，攻陷了水村山郭。绿色虽霸气，但却是最惹人爱的。夏天如果没有绿色如此一泻千里，奔涌流淌，炎热的世界真的无法想象。“绿树浓阴夏日长”，绿色的大树为我们撑起阴凉，带来一丝夏日的惬意。绿草如茵，田野里的绿毯一再铺展，厚厚地铺了一层，柔软绵绵的。霸气的夏天，因为有了绿色，多了温情

的一面。

霸气的夏天，连声响都是热烈而喧闹的。没有哪个季节，能像夏季这样喧闹。鸟鸣和蝉声把夏天的气氛营造得热热闹闹。蛙声震天，仿佛是吹响了夏天的号角。尤其是雨后，千万只蛙齐声鸣唱，整个世界沉浸在蛙声一片中。蝉鸣则更为喧闹，蝉儿们全是不知疲倦的歌手，永远都在唱着夏天的歌谣，让你从烦不胜烦到不知不觉成了蝉的鸣唱。尽情吧，这就是蝉的使命！

霸气的夏天，雨也是霸气的。倾盆，瓢泼，滂沱，都是形容夏天的雨的，个个都有铿锵之音。夏天的雨来得急而猛，

确实有稼轩词的风格。你听那雨声，噼里啪啦，点点滴滴落地有声，真的有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”的韵味呢！雨，浇灌着大地，天与地之间上演着一场豪华盛会。当大雨如注之时，你望着外面的汪洋世界，会忍不住呼喊一声：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如果没有夏天暴风雨的洗礼，哪会有这多姿多彩的世界？

霸气的夏天，带给我们慷慨淋漓的体验。夏天的旅程是一次畅快之旅：夏天的奔放与激情，豪气与梦想，会让所有生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张力和潜力。

红丝草

□石毅

昂然向上。

即便面对匍匐强大的马唐草，锋利如锯的拉拉秧与粗壮的马齿苋，红丝草也照样能在它们的世界里左右逢源，活出一段如歌岁月。

红丝草是坚忍的草。成熟的红丝草，风一吹，细如菜籽的种子便到处乱跑。那些被大风席卷，不幸飘落在柏油路面、水泥砖缝里的红丝草种子，它们比不上农田里出生的那些草有充足的水分与养料，活得根深叶茂，肆无忌惮。它们要经常忍受高温的拷打、脚步的践踏与车辆的碾压、艰难的处境让它们尘垢满身，萎靡邋遢，但它们从不绝望。

每当看到那些身处逆境的红丝草，我总是情不自禁俯下身体，凝视并轻抚它们缺乏营养的瘦枝衰叶，我的灵魂也经受着一次次洗礼。

红丝草是柔弱的草。它没有巴根草的钢筋铁骨，也没有茅草的锋利挺拔。它虽有爬山虎的外形，却没有它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蛮力。大风一吹，它便翻身如莲。牛羊跑过的地方便留下一片创伤。受伤的红丝草流淌着白色的乳血，它曾以怜悯之心治愈过我的疾病并赋予我健康之躯，它也曾启迪我身逢逆境要意志弥坚。它伴随我走过无数个朝暮晨昏，直到我长大成人。

夏日割牛草，拎一瓶井水跑很远的土路送到母亲干裂的唇边。她“咕咚咕咚”一口气喝完，然后长呼一口气，干瘦的手从身旁抱起一棵红丝草，“红丝草，红丝草，红丝线做花袄，娶媳妇好做伴，耕田种菜不苦劳……”母亲歌唱红丝草，莫非是在感唱自己吗？

长期繁杂的家务与辛劳的农事终让母亲积劳成疾。她把我们的姐弟四人含辛茹苦拉扯成人后，来不及享受苦尽甘来的生活，便匆匆离我们而去。在她长长的坟地里，生长着她熟悉的茅草、巴根草、马唐草和柔弱的红丝草……

红丝草，你是一幅画，一首歌，你是长在我生命里，盛开在大地上的母爱之魂。